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四　列傳一百三十四 從新書增

周寶　鄧處訥 閔頊 雷滿
陳儒 張瓌　劉巨容 馮行襲
趙德諲 子匡凝　楊守亮
楊晟　顧彥朗 弟彥暉
陳敬瑄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待選為曾城令安祿山反率縣人拒戰死之祖光濟事平盧節度侯希逸為牙將每戰得攻曾城者必手屠之歷左贊善大夫從李洧以徐州歸天子父懷義通書記擢累檢校工部尚書天

德西城防禦使以徙城事不爲宰相李吉甫所劾以憂死寶藉蔭爲千牛備身天平節度使殷侑嘗爲懷義參軍寶從之爲部將會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駢皆隸右神策軍歷良原鎮使以善擊毬俱備軍將駢以兄事寶寶强毅未嘗詘意於人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毬喪一目進檢校工部尚書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十萬斛號良將黃巢據宣歙徙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巢聞出采石略揚州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羣盜所在盤結柳超據常熟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

守發杭州兵戍縣鎮判八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之於潛都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凌文舉主之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和裕喜接士以京師陷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明年董昌據杭州柳超自常熟入睦州刺史韋諸殺之四年餘杭鎮使（僖宗紀作清平鎮使）陳晟攻諸以州授晟寶子璵統後樓都孱不能馭軍部伍横肆寶亦稍惑聲色不卹事以壻楊茂實爲蘇州刺史重斂人不聊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

留不聽乃殘郭署汙垣墉去詔以王蘊代載載留潤州
初鎮海將張郁以擊毬事寶光啓初劇賊剽崑山寶遣
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醉而叛王蘊謂州兵還休不設
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將拓拔從討定之郁保常
熟因攻常州刺史劉革迎降衆稍集寶遣將丁從實督
兵攻之郁走海陵依鎮過使高霸從實遂據常州及董
昌徙義勝軍節度使寶承制擢杭州都將錢鏐領州事
宣州賊李君旺陷義興守之是時右散騎常侍沈諳使
至江南負田令孜勢震暴州縣嗣襄王下令捜令孜黨
寶收諳及趙載殺之高駢領鹽鐵辟寶子佶爲支使寶

兼表騈從子在幕府騈爲都統寖不禮寶寶銜之帝在蜀淮南絕貢賦謾言道浙西爲寶剽阻帝知其誣不直騈自是顯隙騈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曰高氏欲圖公地寶未信騈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答曰平時且不聞境上會況上蒙塵宗廟焚辱寧高會時邪我非李康不能爲人作功勳欺朝廷也騈遣人切讓寶亦詬絕之會部將劉浩才顏與度支催勘使太子左庶子薛朗叛寶方寢外兵格鬭火照城中寶驚出諭曰爲吾用則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吾鎮何往不適乃自青陽門出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鍔田倍皆死浩奉

朗領府事寶至奔牛埭斲鐀以壅葛諷其且亡也寶抵
于地曰公有吕用之難方作無詣我即奔常州依丁從
實召後樓都無一士至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朗稜
子建徽攻從實聲言迎寶擊破賊君旺取舩八百艘遂
圍常州從實奔海陵鏐具槖鞬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
不淹月而斲爲畢師鐸所四寶死年七十四贈太保鏐
以杜稜守常州文德元年抜潤州劉浩亡不知所在執
朗剖其心祭寶使阮結守潤州楊行密殺高霸而張郁
丁從實皆死初黄巢平時溥遣小史李師悅上符璽拜
湖州刺史昭宗時遷忠國軍節度使董昌反師悅連和

與鏐有隙而結好於行密安仁義次潤州復助之乾寧三年卒子繼徽代以地附行密其將沈攸謂不可繼徽乃奔揚州陳晟據睦州十八年死弟詢代立畏鏐忌巳因徐綰亂與田頵通鏐割桐廬隸杭州詢遂絕鏐攻蘭溪鏐使方永珍擊詢天祐元年行密遣將闞晊陶雅救之執鏐弟鎰大將王求顧全武等未幾鏐將楊習攻婺州詢乃奔楊渥渥以金帛會守之及鏐破衢州師會走鏐取其地

鄧處訥字沖蘊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入閬頊防秋安南中和元年還道潭州逐觀察使李裕召諸州戍校狗

曰天下未定今與君等安護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衆
稱善乃推頊為留後請諸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撫慰
當是時撫州刺史鍾傳據洪州議者欲二盜相噬即復
置鎮南軍擢頊節度使頊悟不受命更為檢校尚書右
僕射欽化軍節度使以處訥為邵州刺史朗州武陵人
雷滿者本漁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
高駢擢滿為裨將將鎮蠻軍從駢淮南逃歸與里人區
景思獵大澤中嘯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長自號朗團軍
推滿為帥景思為司馬襲州殺刺史崔翥詔授朗州兵
馬留後歲略江陵焚廬舍劫居人俄進武貞軍節度使

先是陬溪人周岳與滿狎因獵宰肉不平而鬬欲殺滿不克見滿已據州悉衆趨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刺史石門峒酋向瓌聞滿得志亦集夷獠數千屠牛勞衆操長刀柘弩寇州縣自稱朗北團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項既彊大且治人有恩哀徐顥窮率兵納之向瓌召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項掩其營周岳羸軍誘戰項臨伏中故大敗淮西將黃皓殺項岳聞亂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處訥聞之哭諸將入弔處訥曰與君等荷僕射恩若合一州之兵問周岳罪奈何衆曰善於是礪甲訓兵積八年結雷滿爲援攻岳

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
建鋒馬殷兵至攻澧陵處訥遣邵州豪傑蔣勛鄧繼崇
率兵三千斷龍回關勛以牛酒犒師殷說勛曰劉公勇
智絕人術家言當興翼軫間今精兵十萬攻必下戰必
克收敗衆以餉軍公袁鄉兵扞關殆矣不如下之富貴
可得也勛謂然又其下畏建鋒虐夜棄甲走建鋒至關
曰此天意也盡用邵旗鎧趨潭州守者以為勛軍納之
既入處訥方宴執而殺之建鋒許勛賞未及行遣請弗
許勛怒率鄧繼崇攻湘鄉取邵州進壁定勝武安建鋒
使殷督諸將擊之殷大敗走江滸鄉人夏侯晙敎殷以

奇兵出迪田踰澗山據江爲壁伏兵於莽誘勛度江勛
見士未陣爭出鬬殷分兵襲其壁麾瀕江軍夾擊勛大
敗拔定勝一壁進圍邵州未下而建鋒死殷代爲節度
使勛請和不許卒禽勛斬之是時道州蠻酋蔡結何庾
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宿人曾景仁從黃巢爲盜至廣
州病不能去以千騎留連州衆饑從蔡結求糧乃相倚
杖與州戍將黃行存誘工商四五千人據連州郴人陳
彥謙殺刺史董岳發官帑募士自稱都統勝兵四千零
陵人唐行旻乘巢亂脅衆自防盜永州殺刺史鄭蔚與
景仁合從數遣諜殷虛實完壘自守殷遣將李瓊攻永

州殺行旻李瑭攻道州蔡結約峒獠爲援久不勝謀曰蠻所恃林藪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驚走城陷執蔡結何厤殷斬之李瓊出耒陽常寧攻郴州陳彥謙出戰軍亂不能陣斬彥謙進圍連州曾景仁乘城守三日不下夜焚其門入之景仁自刺死項字公謹滿字秉仁岳字峻昭行旻字昌圖滿不修飭每宴使客抵寶器潭中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沒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累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間荊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焚樓船殘墟落數千里無人迹弟彥恭結忠義節度趙匡凝

以逐彥威振江陵匡凝弟匡明擊之還走朗州

陳儒江陵人世爲牙右職廣明元年以鄭紹業爲荊南節度使時朗州刺史段彥謩方據荊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僖宗入蜀召紹業還行在以彥謩代節度彥謩與監軍朱敬玫不平謀殺之敬玫覺先率兵入其府彥謩方寢拔劒縋城奔親軍壘不得入彥謩曰而等負我俄見害親屬僚佐皆死敬玫以少尹李燧爲留後且誣彥謩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錫王詹琪慰撫密戒曰若敬玫可誅誅之以爾代而詹琪爲副敬玫盛兵出迎元錫等不敢發而還復詔鄭紹業爲節度使逗留不進敬

攻署儒領府事明年還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進檢
校右僕射敬攻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桀甚儒不能制
初紹業將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師既歸儒告以忠勇
撓治琮請除之大將程君從聞之率衆奔澧州琮追斬
百餘人軍乃潰已而琮復專軍雷滿三以兵薄城儒厚
啖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瓌韓師德據復岳二州自署刺
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共擊滿師德
兵上峽大略去瓌引兵入逐儒儒將奔行在既又劫還
囚之瓌猾州人暴勇而殘刑故將吏戮幾盡將以楊元
晦代敬攻監軍召敬攻還成都懼帝治前罪稱疾自解

前此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賄每曝衣紈繡不可計瓌見心動遣卒賊之敬玫衣黃衣盜刺其腹死秦宗言來寇馬步使趙匡欲奉儒出瓌覺之殺匡而絕儒食七日死瓌固壘二歲樵蘇皆盡米斗錢四十千計杯而食號爲通腸疫死者爭啗其尸縣首於戶以備饌軍中甲鼓無遺夜擊闔爲警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趙德諲攻瓌瓌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解圍明年德諲又至諸將困於戰城遂陷瓌死人無識者併尸於井復州長史陳璠從瓌至江陵密斷瓌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

劉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埇橋鎮
遏使浙西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
拜明州刺史徙楚州團練使黃巢亂江淮授蘄黃招討
副使徙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巢據荆南俄
還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扞巢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全
晸與巨容守荆門關與賊戰巨容僞北巢追之伏興林
樾間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轉鬬一舍虜獲不可計巢
浮江東奔巨容追之卒十俘八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
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
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

然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兵討之授南面行營招討使累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司空封彭城縣侯巨容明吏治時僖宗在蜀公卿多因巨容護赴行在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宏爲禁軍所逐引隆下東出襄鄧秦宗權遣趙德諲合晏宏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黃金高駢客之爲呂用之所譖亡奔襄漢駢遣吏捕得生見巨容自言其術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弟道襄州巨容出金夸之及在蜀匿生使術不得傳令孜恨之龍紀元年殺巨容夷其宗生并死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

以謀勇稱里中中和初鄉豪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城行襲伏士江與以單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顧將軍兵多必剽掠若留衆江北以輕騎進我爲鄉導城可下喜信之既度江吏出迎伏甲與行襲擊喜斬之衆皆潰行襲乘勝逐刺史呂燁據均州巨容因表爲刺史帝在蜀均之右有長山當襄漢貢道有劇賊據險刼獻物行襲平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兵擣谷口以通秦蜀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行襲攻拔之昭宗即位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將襲京師道金商行襲逆戰破之就擢戎昭

軍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神策中尉韓全誨遣中人二十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方附全忠盡殺之收詔書送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思綰攻行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以行全爲子更名宗朗授觀察使以渠巴開三州隸之宗朗不能守焚郭邑去全忠以行襲不足禦建遣別將屯金州行襲議徙戎昭軍於均州以金房爲隸全忠以金人不樂行襲以馮恭領州罷防禦使而廢戎昭軍

趙德諲蔡州人從秦宗權爲右將以討黄巢功授申州刺史光啓初與秦誥鹿晏宏合兵攻襄州節度使劉巨

容奔成都宗權假德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進攻荆南悉收寶貨留裨將王建肇守之遺人纔數百室明年歸州刺史郭禹來討建肇納之奔黔州德諲失荆南又度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忠全忠方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即表以自副加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淮安郡王卒子匡凝嗣匡凝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宗即授節度使不三年以威惠聞累遷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匡凝矜嚴盛飾前後持鑑自照全忠之敗清口匡凝與奉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會方城鎮遏使度彰

奔全忠發其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趙匡璠降進圍隋州執刺史趙匡璘斬首五千級拔鄧州執刺史國湘匡凝懼乞盟全忠使親將陳俊王紳入叔琮軍崔洪留之紳亡歸洪與行密欲邀友恭軍不克會河東客伊超使淮南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并俊送全忠以部將苟拘爲解遣兄賢入質全忠還之質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州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悅殺賢洪懼驅民趨申州遂奔行密麾鼓亘百餘里武昌杜洪邀之弗及蔡士多亡去從者纔二千人天祐元年封匡凝爲楚王時諸道不上供惟匡凝歲貢賦天

子全忠方圖天下遣人諭止之匡凝流涕曰吾爲國屏翰渠敢有他志副使王筠勸絕全忠全忠怒出兵攻之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鄧州因勸匡凝與王建連和及荆南成汭敗匡凝取江陵表匡明爲荆南節度留後有詔拜檢校司徒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也乃使楊師厚攻匡凝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凝遣客謝因不遣敗荆南救兵俘其將全忠循江而南師厚出陰谷伐木爲梁匡凝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州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邪筠自殺全忠以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

留後遂趨江陵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三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節度使分其衆爲崇義勇義順義廣義四都全忠遂有荆南

楊守亮曹州人本姓訾名亮與弟信俱從王仙芝爲盜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仙芝死又事徐唐莒劫剽洪饒二州楊復光平江西得其兄弟養爲假子以信養於弟復恭家曰守亮守信復恭收京師守亮以戰多拜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保守信興平軍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恭又以假子守貞爲龍劍節度使守忠

為武定軍節度使守厚為綿州刺史初朱玫取興鳳州虢州刺史滿存以兵赴行在復收二州昭宗擢為感義軍節度使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復恭四假子及利閬觀察使席儔等共攻王建建軍已圍楊晟分軍逼守厚軍未成列而敗先是守貞守忠聞建兵出拔衆奔綿州并力共攻東川弗勝建將華洪以兵萬人壁綿州之郊敗守忠守厚二人分道行收兵趨閬州始復恭敗依守亮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鎮國韓建等共劾守亮納叛人請以鎮兵討之茂貞自為興元節度使以書誚責宰相帝為削守亮官爵因詔茂貞問罪

滿存來救不克以衆入興元茂貞拔興鳳洋三州破守
亮於西乘勝入興元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閬州洪進
圍之帝以徐彥若帥鳳翔以興元授茂貞茂貞不肯拜
帝乃以其子繼密爲興元節度使俄而洪拔閬州守亮
等皆挺身走將北奔太原趨商山饑甚丐食於野爲邏
戍所縛見韓建守亮覩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隸已語建
曰此爲吾養之素厚無一爲我死公無費衣食不如殺
之建許諾復曰公幸貸我俾生見天子陳先人功萬有
一不死建檻車送京師吏縛以帛內氊於口帝御延喜
樓問反狀守亮不得語頷而已左右白服罪即執獻太

廟斬獨柳下梟於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歸王建存
奔京師爲左武衛大將軍
楊晟不詳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
之妾周擿使亡去隸神策軍爲都校僖宗在陳倉邠寧
朱玫遣萬騎合昌符追行在乃擢晟感義軍節度使檢
校司空守大散關玫兵攻關晟數却戰潘氏遂大敗內
外無固志帝更徙興元晟西奔玫取興鳳二州晟襲文
州逐刺史據成龍茂等州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
將與連和假威戎軍節度使守彭州晟擊建無功引還
且畏建圖已乃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兄弟合謀

拒建掠新繁焚漢州又攻東川顧彥暉爲建兵所逐建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晟食四郊麥掠民資産晟假子賓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奇兵襲楊守厚等皆亡去晟開門決戰大敗遂約降建餽十羊晟曰以我爲机上肉乎不出建衆甬道屬陴以入斬晟首晟有仁心下懷其恩雖城中食盡無叛者初昌符死晟得其妾周母事之周請爲妻晟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愛將安師建者勇而有禮旣就執建顧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三謂不回乃戮之

顧彥朗彥暉者豐州人並爲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以

兄弟有封侯相每厚禮之使子贈賚稍稍進秩黃巢亂長安率軍同復京師彥朗遷累右衛大將軍光啓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劒門陳敬瑄使吏奪其節彥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誣劾彥朗擅興兵掠西境僖宗下詔申曉講和乃得到軍署彥暉漢州刺史初楊守亮忌壁州刺史王建凶暴欲逐之建聞合溪洞豪酋取閬州擊利州刺史走俄據二州守亮不能制彥朗與建雅舊陰助貲饟建攻成都彥朗挾故憾與并力道路鄣梗敬瑄告難於朝帝詔和解又敕李茂貞鐫諭會彥朗卒彥暉自知留後明年爲節度使

中人送節爲綿州刺史楊守厚所留守厚發兵攻梓州
彥暉告急於建建使李簡救之戒曰賊破并取彥暉無
須再往也簡破守厚軍彥暉辭疾不克欲建素有呑噬
心以彥朗與壻婭久未忍及彥暉則交好愈疏而境上
關賦相稽詬建怒景福元年遂攻彥暉彥暉請救於楊
守亮遣楊子彥戍梓執建大將王宗弼彥暉責曰王公
何以見討君爲大將不諫云何宗弼謝罪即解縛使就
館齋幕衾服皆具更養爲子改名琛明年建將華洪破
綿州守厚走得彥暉節時詔已進彥暉檢校司空東川
節度使矣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彥暉建赴行在建

率兵二十萬次綿州卽劾彥暉劫輜運回襲之彥暉不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擊取巴閬蓬渠通果龍利八州帝遣中人爲兩川宣諭協和使建奉詔還而兵不解彥暉謀窘因大略漢眉資簡等州李茂貞亦欲爭其地使子興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以窺東川四年建洪率衆五萬攻彥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彥暉兵奪鎧馬八百凡五十戰圍遂固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𨚗王戒丕鎭鳳翔徙茂貞代建皆不奉詔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上養子瑤尤親信彥暉以所佩劒號疥瘀賓佩之使侍

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疥癆賓
衆曰諾及圍急瑶請聚親信飲得同死彥暉顧王瑤曰
爾非我舊可自求生指頽垣令逸彥暉手殺妻子乃自
刎宗族諸將皆死麾下兵猶七萬初韋昭度爲招討使
彥暉建皆爲大校彥暉詳緩有儒者風建左右髡髮黥
面若鬼見者皆笑至是錄笑者皆殺之私署洪爲東川
節度留後
陳敬瑄田令孜兄也少賤爲餅師得隸左神策軍令孜
爲護軍中尉敬瑄緣藉擢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尙書右
僕射西川節度使性畏愼善撫士黄巢亂僖宗幸奉天

敬瑄夜召監軍梁處厚號慟奉表迎帝繕治行宮令孜
亦倡西幸敬瑄以兵三千護乘輿冗從內苑小兒先至
敬瑄知素暴橫遣邏士伺之諸兒連臂譁咋行宮中士
捕繫之呼曰我事天子者敬瑄殺五十人尸諸衢由是
道路不譁帝次綿州敬瑄謁於道進酒帝三舉觴進檢
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雲南叛請遣使與和
親乃聽命敬瑄奉行在百官諸吏無敢乏帝欲命判度
支固讓再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以弟敬珣為
閬州刺史討定邛州首望阡能涪州叛校韓秀昇再進
兼中書令封潁川郡王實封四百戶賜一歲上輸錢及

上都田宅邸磑各十區鐵劵恕十死巢平進穎川王增實
戶二百車駕東敬瑄供億豐餘又進檢校太師俄而令孜
得罪敬瑄被流端州會昭宗立敬瑄拒詔帝召爲左龍武
統軍以宰相韋昭度代領節度使者至敬瑄使百姓遮道
剺耳訴已功且言鐵劵恕死使者馳還令孜勸敬瑄募黃
頭軍爲自守計時王建盜據閬利故令孜召建建至綿州
發兵拒之激建攻諸州以限朝廷或言建鴟視狼顧惟利
是賴公何用之不聽建詒顧彥朗書曰十軍阿父召我欲
依太師丐一大州即寄孥梓州身引兵入鹿頭關敬瑄不
納漢州刺史張頊逆戰敗建入漢州成都嚴守建走城下

遥謝令孜曰父召我及門而拒我尙誰咎與諸將斷髮再拜辭曰今作賊矣因請兵於彥朗攻成都殘掠州縣彥朗亦畏建表請大臣代敬瑄建自請討敬瑄贖罪詔立永平軍授建節度使以昭度為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彥朗為行軍司馬有詔暴敬瑄殺孟昭圖罪削官爵昭度使建屯學射山敬瑄迎戰不克又戰蠶厓大敗龍紀元年昭度至軍中持節諭人約開門守陴者訴曰鐵券在安得違先帝意令孜籍城中戶一人乘城夜巡行幷濬濠伐薪敬瑄屯彌牟德陽樹二壁拒建使富人自占貲多少布巨挺榜不實者不三日輸錢如市建昭度傳城而

壘簡州刺史張造攻笮橋大敗死之大順元年建稍擊降諸州邛州刺史毛湘本令孜孔目官謂其下曰吾不忍負軍容以頭見建可也乃沐浴以須吏斬其首降敬瑄戰浣花不勝明日復戰將士皆爲建俘城中謀降者令孜支解之以怖衆會大疫死人相藉明年二月詔還敬瑄官爵召昭度還諭建罷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爲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建知敬瑄可禽欲遂有蜀地卽脅說昭度曰公以數萬衆討賊糧數不屬關東諸節度相呑噬朝廷危若贅斿與其勞師遠方不如先中國公宜還爲天子謀之昭度未決會吏盜減諸軍稟食建怒

其衆曰招討吏之謀也縱士執之臨食於軍昭度大駭是日授建符節跳馳出劔門建絕棧梯東道不通因急擊敬瑄分親騎爲十團所當輒披靡烽塹相望幾百里縱諜入城以搖衆心建好謂軍中曰成都號花錦城玉帛子女諸兒可自取謂剽將韓武等城破吾與公遞爲節度使一日下閧之戰愈力圍凡三歲城中糧盡以筒容米率寸鬻錢二百敬瑄出家資給民募士出剽麥收其半民亦夜至建壘市鹽不可禁吏請殺之敬瑄曰民饑無以卹使求生可也人至相暴以相啖敬瑄不能止乃行斬劈二法亦不爲戢敬瑄自將出犀浦列二營邀

建建軍僞遁遇伏敬瑄敗建破斜橋皆街二屯明日戰
又破一壁降其將建屯七里亭敬瑄攻之建將張武馳
入城戰于城下守陴皆譟不能克張勍破浣花營敬瑄
諸將或死或降且盡凡五十戰敬瑄皆北乃上表以病
丐還京師令孜素服至建軍建入自西門以張勍爲斬
斫使建徇於軍曰與而等累年鬭死今日如志若横恣
有犯者吾能全之即爲勍所斬吾不得救也軍中肅然
囚敬瑄令孜建自稱留後表於朝詔以建爲西川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建以敬瑄居新津食其租賦累表請
誅不報景福二年陰令左右告敬瑄令孜養死士約楊

晟等反於是斬敬瑄於家初敬瑄知不免嘗置藥於帶至就刑視帶藥已亡矣自是建盡有兩川黔中地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四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五　　　　　　　　　　列傳一百三十五從新書增

李罕之　　　　　　　　王敬武子師範

孟方立從弟遷　　　　　楊行密子渥

孫儒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爲浮屠行匄市窮日無得者抵鉢褫祇祓去聚衆攻剽五臺下先是蕭絳民壁摩雲山避亂羣賊往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徑拔之衆號李摩雲隨黃巢度江降於高駢駢表知光州事爲秦宗權所迫奔項城收餘衆依諸葛爽署懷州刺史爽伐宗權即表以自副屯睢陽無功又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

使捍蔡河東李克用脫上源之難喪氣還罕之迎謁謹甚勢頗加等厚相結罕之因府爲屯會孫儒來攻罕之不出數月走保黽池東都陷儒焚宮闕剽居民去爽遣將收東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將劉經張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與郭璆有隙擅殺璆軍中不悅經間衆怒襲其壁罕之退保乾壕經追擊反爲所敗乘勝入屯洛陽苑中經戰不勝還河陽罕之屯鞏將度汜經遣張言拒河上反與罕之合攻經不克屯懷州孫儒逐仲方取河陽自稱節度使俄而宗權敗棄河陽走罕之言進收其衆召援河東克用遣安

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詔與屬籍又表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罕之與言甚篤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秆部卒日剽人以食又攻絳州下之復擊晉州王重盈欲出汴兵救罕之解圍還而言善積聚勸民力耕儲廥稍集罕之食乏士仰以給求之無涯言不能厭罕之拘河南官吏笞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爲罕之邀頡重盈反間於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攻晉州言夜襲河陽俘罕之家罕之窮奔河東克用復表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攻言城中食

盡言納拏於汴求救全忠遣丁會葛從周牛存節來援戰沇河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還全忠更以丁會爲河陽節度使言歸洛陽罕之保澤州數出鈔懷孟晉絳無休歲人匿保山谷出爲樵汲者罕之俘斬略盡數百里無舍煙克用遣罕之存孝攻孟方立拔磁州方立戍將馬溉兵數萬戰琉璃陂罕之禽溉敗其衆大順初汴將李讜鄧季筠攻罕之罕之告急於克用遣存孝以騎五千救之汴士呼罕之曰公倚沙陀絕大國今太原被圍葛司空入上黨不旬日沙陀無穴處矣存孝怒引兵五百薄讜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須爾肉以飽吾軍請

肥者出鬭季筠引兵決戰存孝奮矟馳直取季筠譙夜
走追至馬牢川敗之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
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罕之恃
功多嘗私克用愛將蓋寓求一鎮寓爲請克用不許曰
鷹鸇飽則去矣我懼其翻覆也光化初昭義節度使薛
志勤卒罕之夜襲潞入之自稱留後報克用曰志勤死
懼他盜至不俟命輒屯於潞克用遣李嗣昭先擊澤州
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刺史守將送款於
汴全忠表罕之昭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與嗣昭戰含
口嗣昭不利葛從周取澤州嗣昭又攻罕之罕之暴得

病不能事會代戍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卒於行年五十八未幾嗣昭復取澤州以李存璋爲刺史進收懷州攻河陽汴將閻寶引兵至嗣昭還始儒去東都也井閈不滿百室言治數年人安賴之占籍至五六萬繕池壘作第署城闕復完全忠懼言異已乃徙節天平以韋震爲河南尹爽諸將無傳地者言後嗣名全義

王敬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爲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中盜發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卽逐師儒自爲留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趣其兵使西及京師平進檢校太尉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龍紀元年卒子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
領軍昭宗自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
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宏攻之宏與蟾
連和師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
惠也不然願死墳墓宏少之不爲備師範伏兵迎於路
部將劉鄩斬宏遂攻棣州蟾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
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不敢入師範喜儒學謹
孝於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
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
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以青州爻

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庭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全忠已并鄆州遣兵攻師範師範下之會全忠圍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為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為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李彥威以甲槊二百輿給為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輿閽人覺衆擐甲譟殺全忠守將婁敬思是時崔胤方在華閉門拒戰執居厚還全忠劉鄩襲兗州入之師範亦潛兵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日竝發全忠使從子友寧

率軍東討是時帝還長安故全忠并魏博軍屯齊州王茂章方以兵二萬合師範弟師誨攻密州破之以張訓爲刺史進攻沂州敗其兵還青州牛舍而屯友寧方攻博昌未下全忠督戰急友寧驅民十萬負木石築山臨城中城陷屠老少投尸淸水遂圍登州茂章欲啗友寧不肯救未幾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汴軍怠與師範合擊友寧於石樓斬其首傳於行密全忠怒悉軍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營伺軍懈毀壁出鬬還與諸將飲訖復戰全忠望見歎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於是退屯臨淄茂章畏全忠乃斂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

百人後拒茂章解衣寢虔裕譟曰追至將軍速去茂章
曰吾其決死虔裕固請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軍
覆茂章免全忠見虔裕欲釋之瞋目大駡而死張訓召
諸將謀曰汴人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城而亡訓曰
不然卽封府藏下縣門密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德之
不追全忠留楊師厚圍靑州敗師範兵於臨朐執諸將
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尚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
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全忠歸其弟假師範知節度留後
事師範獻錢二十萬緡以謝軍汴將劉重霸執棣州刺
史邵播得其書八百紙皆敎師範戰守全忠憚而殺之

葛從周圍兗州劉鄩不肯下從周以師範命招之乃盡出將士開門降從周爲辦裝使詣汴鄩但素服乘驢而往全忠賜冠帶辭曰囚請就縶不許旣見慰之飲以酒固辭全忠笑曰取兗州量何大邪擢署都押衙在諸舊將上諸將趨入鄩一無讓全忠奇之歲餘徙師範于汴亦縞素請罪全忠見以禮表爲河陽節度使旣受唐禪友寧妻訴讎人於朝乃族師範於洛陽先是有司坎第左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予懼坑之則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孟方立邢州人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爲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洺磁爲鎭治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因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

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爲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傑重遷有懟言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爲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爲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界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字崇遠克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擊邢洺磁無虛歲地

爲鬬場人不能稼光啟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鎭進攻
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爲克修所破斬首萬級
執臻等拔武安臨洺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
刺史招撫之方立旬兵於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
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
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
而行克用伏兵於險忠信前軍沒既戰大敗執忠信餘
衆走脫歸者纔十二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
擊邢攻磁洺方立戰琉璃陂大敗禽其二將被斧鑕徇
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

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持下少恩夜自行
陴兵皆倨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還引酖自殺從弟遷
素得士心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於全忠全忠方攻時
溥不即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宏信不
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洺磁
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爲
邢洺磁團練使以遷爲汾州刺史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少孤與羣兒戲常爲旗幟
戰陣狀年二十亡入盜中刺史鄭棨捕得異其貌曰而
且富貴何爲作賊縱之與里人田頵陶雅劉威善僖宗

在蜀刺史遣通章行在日走三百里如約而還秦宗權
寇廬壽問刺史募殺賊差首級爲賞行密以功補隊長
都將忌之俾出戍將行都將問所乏對曰我須公頭卽
斬之自爲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走淮南節度使高駢
因表爲廬州刺史乃以田頵爲八營都將陶雅爲左衙
山將討定鄉盜駢將呂用之惡行密不可制遣俞公楚
以兵五千屯合淝名討黃巢而陰圖之行密擊殺公楚
秦宗權遣弟度淮取舒城行密破走之時張敖據壽州
許勍據滁州與行密拏戰又舒人陳儒攻刺史高澞澞
來告難行密未能定賊吳迥李本逐澞據其城行密虜

之取舒州爲勍所奪光啓二年張敖遣將魏虔攻廬州大將李神福田頵破之楮城畢師鐸秦彥攻高駢呂用之以駢命署行密行軍司馬督其兵進援客袁襲說行密曰高公耄昏妖人用權彥乃以逆除暴燋其亂公亟應必得其地行密乃徼部州裒兵而東次天長而揚州陷行密薄城而屯用之以兵屬之彥以奇兵背城戰行密卧帳中令曰賊近報我俄而陷一屯別將李宗禮入曰兵相迫戰且不利請堅壁徐引歸可也李濤怒曰以順去逆何衆寡爲今尙何歸願以所部前死行密喜益甲出戰俘殺如藉彥軍不出會駢死襲勸行密舉軍縞

素大臨三日進攻城未能下用之將張審晟詭伏西壕
殺閽者啓外兵彥軍疲守邏皆潰去行密入據揚州未
閱月孫儒奄至兵銳甚襲見行密曰公之入以少擊衆
室家未完若外被重圍情見勢殆不如避之行密執海
陵鎮遏使高霸殺之并其衆輦所收財歸於廬於是朱
全忠自爲淮南節度使遣將張廷範致命而授行密副
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知留後行密大怒廷範璠不敢入
全忠更請以行密知觀察留後當此時孫儒彊赫然有
吞吳越意行密欲遁保海陵襲勸還廬州治兵爲後計
行密乃還既又謀趨洪州襲不可曰鍾傳新興兵附食

多未易圖也孫端據和州趙暉屯上元結此二人以圖宣州我綽綽有餘力矣行密從之端暉次采石行密自糝潭濟端等戰不勝襲勸行密速趨曷山堅壁以須宣人求戰示以弱待其怠一舉可禽宣將蘇瑭兵二萬對屯行密不戰分奇兵伐木開道四出瑭驚北遂圍宣州刺史趙鍠糧盡親將多出降初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繒黑甲號黑雲都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為黃頭軍以李神福為左右黃頭都尉兵銳甚曲溪將劉金策鍠必遁紿曰將軍若出願自吾壘而偕鍠喜多遺之金許妻以女明日諜城上曰劉郎不爲爾壻鍠宵遁獲

之鍠全忠故人也發使求之龔曰斬首送之無後慮乃歸鍠首于汴昭宗詔行密檢校司徒宣歙池觀察使時韓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行密表徙湖州以兵護送而李師悅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蘇湖常潤亂甚行密雖得宣州而蔡儔為孫儒所破以廬州降儒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結時溥扞儒全忠遣龎師古將兵十萬自潁度淮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州遣安仁義襲成及取潤州自將三萬屯丹陽仁義又取常州殺錢鏐將杜稜儒亦使劉建鋒奪潤常帝以杭州為防禦使授鏐以宣州號寧國軍授行密節度使大

順二年儒屯溧水循山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德計曰兵倍不戰當避其銳驕之乃退舍儒衆以爲怯守者懈神福夜襲走之儒將康旺取和州安景思取滁州神福擊降旺逐景思攻腰山屯破之禽儒將李宏章俄而田頵劉威爲儒所敗行密欲守銅官神福曰儒掃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又出輕騎絕賊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仰儲不亡何待於是行密以神福爲宣池都游奕使儒始乏食常熟名賊陳可兒聞儒行密之闘籍入常州自稱制置使行密遣陶雅守潤州張訓入揚州因執楚州刺史以輕兵襲常州斬可兒孫

儒圍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臺濛作魯陽五堰拕輕舸饋糧故行密軍不困卒破儒即表田頵守宣城長驅入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八將盡行密勞隱休息其下遂安議出鹽茗畀民輸帛幕府高勗曰瘡痍之餘不可以加斂且帑貲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無不積日財有餘矣行密納之始選吏綏徠所部蔡儔以廬州叛附朱全忠納孫儒將張顥而倪章據舒州與儔連和行密遣李神福攻儔破其將儔堅壁不出顥超堞降行密以隸袁積軍積請戮之行密愛其勇更置於親軍未幾儔自殺行密先冢皆爲儔發掘吏請夷發儔世墓

不許表劉威爲刺史遣田頵攻歙州於是刺史裴樞有
美政民愛之爲拒戰頵兵數却樞朝廷所命者食盡欲
降遣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郃代樞州人不肯下
請陶雅代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於朝是歲李神
福拔舒州倪章亡以神福爲舒州刺史乾寧二年行密
襲濠州李簡重甲絕水縋而入執刺史張璲以劉金守
之進取壽州汴將劉知俊儲穀石碭將南襲張訓屯漣
水遣兵浮海掩得其謀知俊戰不勝因攻漣水大敗身
僅免詔拜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傅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董昌爲錢鏐所攻來

告窮行密遣臺濛攻蘇州安仁義田頵攻杭州身督戰別將張崇爲鏐執行密欲嫁其妻答曰崇不負公願少待俄而還自是行密終身倚愛明年五月破蘇州執鏐將成及以朱黨守之朱延壽拔蘄光二州行密以霍邱當南北走集以邑豪朱景爲鎮將景驍毅絕人諸盜莫敢犯汴將寇彥卿以騎三千襲之致全忠厚意景不許苦戰彥卿敗而去田頵魏約張宣共圖嘉興鏐大將顧全武救之執宣約逐頵於驛亭埭未幾泰寧節度使朱瑾率部將侯瓚來歸太原將李承嗣史儼史建章亦來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爲將於是兵銳甚雄天下帝

惡武昌節度使杜洪與全忠合手詔授行密江南諸道行營都統討洪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黄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全忠率萬從周萬騎攻光州柴再用遣小校王稔以輕騎覘賊汴兵圍之候者請救再用曰稔必殺賊第無往稔解鞍自如暮依樾步戰殺傷多汴兵乃解時亡馬法峻稔追汴軍得馬乃還從周涉淮圍壽州而罷師古聶金以衆七萬壁淸

口朱延壽擊從周軍敗之行密欲汴圍解乃擊師古李承嗣曰公能潛師趨清口破其衆則從周不擊而潰行密出東西門繇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蔽雪馳追清口不進壅淮上流灌師古軍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麾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棋軍中不顧朱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旗幟直入師古壘舞槊而馳訓亦登岸超其柵汴軍大囂即斬師古士死十八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淠水方涉爲瑾所乘溺死萬餘瑾從屯安豐汴將牛全節苦鬬後軍乃得度會大雪士多凍死潁州刺史王敬堯燎薪屬道汴軍免者數

千人未幾復圍壽州七日走馬珣收散卒三百自黃州間道趨分寧絕山谷襲撫州鏐將危全諷列四壁皆萬人珣謂諸將曰爲諸君擊中壁食其穀以歸乃夜擊之全諷走明日珣高會廣旗幟伐鼓循山而下連營潰既還行密罵曰豎子不遂據其城邪光化元年秦裴取鏐崑山鎮顧全武圍之行密諸將數敗全武遂圍蘇州臺濛固守鏐自以舟師至濛食盡行密遣李簡蔣勳迎之敗全武兵濛得還後軍潰裴援絕全武勸其降決水灌城城壞裴乃降鏐喜具千人食以待既至士不及百鏐曰軍寡何拒之久裴曰糧盡歸死非僕素也初成及之

執行密閱其室唯圖書藥劑將辟爲行軍司馬固辭引刀欲自刺行密乃止厚禮而歸之鏐亦遣魏約等還全忠攻蔡州奉國節度使崔洪來丐師明年遣朱瑾率兵萬人攻徐州屯呂梁洪遂來奔會雨霖瑾引還行密攻徐州汴將李禮壁宿州以援全忠自將次輝州行密戰不勝乃解青州將陳漢賓擁兵送款行密王綰張訓周本率兵迎之漢賓中悔綰訓入見漢賓紿麾下饗我不過日中若不至可攻城漢賓釋甲聽命光州叛行密自攻之汴將朱友裕來救撤圍還全忠諭馬殷成汭雷滿合兵攻行密汭滿猶豫汭惡殷事全忠掠其境滿求結

好行密壁黃鄂間杜洪寘鴆於酒於井棄城去行密知不入全忠又遣使者督殷汭滿連兵解圍行密還詔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天復元年傳言盜殺錢鏐李神福急攻臨安顧全武列八壁相望神福伏軍青山僞若引去諜奔告全武悉衆躡之神福返鬬與伏夾攻斬首五千級執全武明日遂圍臨安鏐將秦昶以步兵三千降神福乃令軍中護鏐先墓禁樵采鏐遣使者厚謝神福以鏐不死臨安未可下納犒而還明年大將劉存率兵二萬戰艫七百伐湖南殷伏軍長磧洲以樓艓據上流乘風颺沙彊弩射之存軍殲行密歸顧全武於鏐鏐亦釋

秦裴以報帝在鳳翔以左金吾大將軍李儼爲江淮宣
諭使授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守中書令
封吳王承制封拜且告難時已削奪全忠封爵詔西川
河東忠義幽州保大横海義武大同八道攻之詔朱瑾
爲平盧節度使由海州取青齊馮宏鐸爲感化節度使
出漣水攻徐宿使朱延壽圍蔡州田頵捍錢鏐行密討
杜洪馬殷以分全忠勢行密乃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
使劉存副之遣冷業攻馬殷杜洪戰屢敗嬰城請救於
全忠全忠使韓勍率步兵萬人屯灄口荆南節度使成
汭亦悉衆救洪神福逆戰敗之汭溺死勍引衆走冷業

屯平江爲三壁殷將許德勳以銳卒號定南刀夜襲業
擊三壁皆破禽業掠上高唐年而去是時杜洪困甚且
禽會田頵安仁義絕行密行密召神福存還討事洪復
振頵之敗更以臺濛爲宣州觀察使復遣神福存攻鄂
州順義軍使汪武與頵連和歙州刺史陶雅攻鍾傳兵
過武所迎謁縛武於軍無錫當浙衝行密使剽將張可
悰守之鏐勁兵三千夜襲城可悰以百騎擊走之吏皆
賀答曰未也方勞諸軍一戰乃蔽火斂旗以須覘者以
告鏐兵復至可悰大破之臺濛卒行密以子渥爲宣州
觀察使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以

王茂章爲潤州團練使聶彥章等率舟師復伐殷攻岳州許德勳詹佶以舟千二百柁入蛤子湖琊山之南爲木龍鎖舟夜徙三百舸斷楊林岸彥章入荆江將邀江陵佶躡之德勳以梅花海鶻迅舸進斷木龍舟蔽江車弩亂發執彥章溺死萬人殷釋彥章還德勳謂曰爲我謝吳王僕等數人在湖湘不可冀也行密寬易善遇下能得士死力每宴使人負劍侍陳人張洪因以劍擊行密不中近將李友禽斬之他日侍劒如故行密蚤出有盜斷馬鞅不之問以故人人懷恩始乘孫儒亂府庫殫空能約己省費不三年而軍富雄嘗過楚州臺濛盛供

悵待之行密一夕去遣衣卧內皆經補浣濛還之行密曰吾與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濛大慙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爲我忘身乎茂章遽毀損方帝困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爲行密可亢全忠者然兵至宿州絡言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行密恥憤被病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爲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召將吏付家事問嗣於其佐周隱對曰宣州司徒易而信讒惟淫酗是好不可以嗣不如擇賢者時劉威以宿將有威名隱意屬威行密不答因以王茂章代渥使亟還行密

召所親嚴求曰我使周隱召吾兒而不至奈何求往見
隱召檄仍在几始渥守宣州押牙徐溫王令謀約渥曰
王且疾而君出外此殆姦人計他日有召非我二人勿
應也及是二人以符召渥渥至行密承制授檢校太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留後行密諭渥曰左
衙都將張顥王茂章李遇皆怙亂不得爲兒除之卒年
五十四遺令縠葛爲衣桐瓦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
在諸將謚曰武忠張顥議歸都統印於宣諭使李儼行
節度事諸將畏顥無敢對渥流涕騎軍都尉李濤曰都
統印先帝所以賜王父子安得授人諸將唯唯顥拔袂

去乃共請於儼承制授渥兼侍中淮南節度副大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封宏農郡王渥好騎射初與許元膺爲刎頸交及嗣位事皆決之諸將莫敢忤渥求王茂章親兵不得及去宣輦帷帟以行茂章嫚罵不與踰年遣兵五千襲之茂章奔杭州秦裴執鍾匡時渥授以江西制置使朱思勍范師從陳璠以兵戍洪州渥爲張顥所制三人者渥腹心也顥脅以爲有異謀遣陳祐疾馳懷短兵微服入秦裴帳中裴大驚命飲召三將入皆色動酒行祐數其罪皆斬之渥召周隱曰君嘗以孤爲不可嗣何也隱不對遂殺之

贊曰行密興賤微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洽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孰視朱温劫天子而東謀窮意沮僨死牖下可謂長太息矣

孫儒河南河南人以趫卞橫里中隸忠武軍爲裨校與劉建鋒善黃巢亂以兵屬秦宗權爲都將光啓初宗權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宮闕屠居人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與儒戰洛水爽敗儒亦東圍鄭州朱全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衆夜登城刺史李璠走儒進拔河橋遂取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陰儒

掠汴鄙全忠兵卻屯胙城東南列爲旗鼓疑之儒乃還
會全忠與宗權戰宗權敗走儒聞殺孟八流尸於河焚
井邑乃去宗權又遣儒鈔淮南乘高駢之亂儒留濠州
會楊行密得揚州宗權使弟宗衡爭淮南以儒爲副建
鋒爲前鋒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戰萬里賞罰由已奈何
居人下生不能富貴死得廟食乎未幾汴兵攻蔡宗權
召之儒稱疾不往宗衡督之卽大會帳下酒酣斬宗衡
并其衆與建鋒許德勲等盟有騎七千因略定傍州不
淹旬兵數萬號土團白條軍文德元年破揚州自爲淮
南節度使與時溥連和初全忠嘗以書招儒故又納款

於汴且送宗衡秦彥畢師鐸首全忠藉以聞昭宗授儒檢校司空全忠署爲招討副使龍紀初悉兵攻宣州行密取淮南儒還行密走始得潤常蘇三州兵益彊使建鋒守潤常全忠約行密圖之儒謀定江南乃北爭天下畏全忠擣虛乃遣人卑辭厚賄全忠薦於朝詔授淮南節度使大順元年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軍度江建鋒復拔常潤仁義走全忠遣將龐從等軍十萬掩至高郵儒悉師禦之故仁義閒取潤州劉威田頵等敗建鋒於武進取常州杭州錢鏐將沈粲自蘇州奔儒行密諸將在潤常者皆爲建

鋒所逐仁義顏棄潤州走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轉戰召建鋒皆行行密諸將屯險者聞儒至皆走顏威等合兵三萬邀儒黃池儒遣馬殷擊走之儒營廣德乘勝至東溪淮人大恐行密遣臺濛屯西溪自引軍逆戰儒軍圍之數重黑雲將李簡以騎馳之行密乃免儒遂圍宣州行密乞師於錢鏐會谿潦暴湧廣德黃池諸壁皆沒儒分兵取和滁二州其秋儒焚揚州引而西傳檄遠近號五十萬旌旗相屬數百里所過燒廬舍殺老弱以給軍行密懼將遁去戴規曰儒軍數敗今埽地而至決死於我若我遣降者間至揚州撫慰衣食使儒軍聞其家尚

完人人思歸不戰可禽也行密乃遣親將入揚州取儒營糧數十萬斛以稟饑民儒屯廣德陶雅以騎軍破儒前鋒屯嚴公臺十二月頵威與儒決戰皆大敗儒連屯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潤州扼其歸路景福元年儒復圍宣州屯陵陽行密戰不利謀出奔時劉威方繫獄且死行密窮更召問計對曰儒焚倉隳壘以來糧盡將為我禽若勁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亦請據險邀儒糧行密乃分兵攻廣德壁而絕饟道軍適大疫儒病痁遣建鋒殷鈔諸縣行密知城下兵寡乃晨出萃仁義頵背城決戰破五十壁會暴澍且冥儒軍大敗儒病甚殷弁不

能與頟執儒獻行密諸將皆降儒就刑於市見劉威曰
中君之謀儒嘗引鑑搔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
傳首闕下建鋒殷哭之相語曰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
土當廟以報德及殷據湖南表儒贈司徒樂安郡王立
廟以祀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五

